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桑逢康 / 著

荣氏财团



上海福新第一面粉厂的繁忙景象(1928年摄)

00001

荣氏财团



荣氏财团

桑逢康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氏财团/桑逢康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039 - 2909 - X

I. 荣… II. 桑… III. 荣宗敬 (1873 ~ 1938) —家族—史料
IV. 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105 号

荣氏财团

著 者 桑逢康
责任编辑 任肖兵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909 - X/G · 56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桑逢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郭沫若人格》、《茅盾的小说艺术》、《现代文学大师品评》、长篇小说传记《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长篇小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友人·情人·路人》；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密修斯》、《赴美华人录相》等。曾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

责任编辑 / 任肖兵
封面设计 / 刘宝华

文汇出版社
whysbooks@263.ne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 引子 少负大志 / 1
- 第一章 发轫之始 / 7
- 第二章 裕国利民 / 19
- 第三章 经营方略 / 35
- 第四章 比翼齐飞 / 55
- 第五章 勇夺双桂 / 75
- 第六章 改革维艰 / 95
- 第七章 艰难时世 / 113
- 第八章 全盛时期 / 135
- 第九章 申新搁浅 / 157
- 第十章 申七事件 / 177
- 第十一章 厂毁人亡 / 197
- 第十二章 内迁再造 / 215
- 第十三章 虎口图存 / 237
- 第十四章 鼎分三足 / 257
- 第十五章 复兴无望 / 275
- 第十六章 横遭绑票 / 289
- 第十七章 天元之梦 / 303
- 第十八章 涉嫌被捕 / 315
- 第十九章 梅香永存 / 333
- 后记 / 349
- 参考材料 / 353



引子
少负大志



毒

烟肆虐，血雨腥风，几名强悍的泰西汉子向一位贫弱的东方女人施暴，生下了一个怪胎。

十九世纪末叶，作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正处于蓬勃的畸形发展之中。旧城区北门外，昔日河道交错、阡陌相间的平畴旷野，早已被强行开辟为英、法、美等国的租界。这些西方列强，清末称它们为“泰西各国”。租界不断扩大，继之越界筑路，使得洋人在上海控制的范围大大膨胀了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城中之城，国中之国。犹如妇人腹中的怪胎，它拼命地、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吮吸着母体内的营养，几十年工夫租界竟发育成了热闹繁华的街市。“洋楼耸立，高人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叉，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①商业尤为繁荣：“泰西十七国货物麇集鳞聚，惊心动魄，应接不暇。”^②从黄浦滩至跑马场有一条进出通道，俗称大马路，属于英租界。以外滩和大马路为中心，十里洋场的雏形开始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了……

就在这历史的嬗变中间，1889年秋季里的一天，有两个身着布衣布鞋的少年来到了上海外滩。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那个做哥哥的叫荣宗敬，约莫有十六岁的年纪，长着一张长方形的脸孔，额阔鼻挺，眼神深邃，下巴颏长并稍稍有些凸起，显得十分精明能干的样子。挨在他身旁的弟弟荣德生十四岁了，国字形脸，唇厚眉浓，憨厚祥和。兄弟俩从个头上看，弟弟反而要比哥哥高一些也壮实一些，这是因为宗敬得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影响了身体发育的缘故。

外滩——外国人称之为 **Bund**——划入租界以后，沿黄浦江修建了多处码头，

① 黄懋材：《沪游胜记》。

② 王锡麟：《北行日记》。

供外国商船和兵舰使用。一条宽阔的滨江大道纵贯南北。大道的西侧，面向黄浦江陆续建造起来的西洋楼房鳞次栉比，延伸为一条带状的建筑群，“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式”、“巴罗克式”应有尽有。吴淞江摆渡口修建了一座桥梁，俗称“外摆渡桥”。桥南一片泥滩上，填土垒石，种花栽木，建成了一座占地三十余亩的花园，四季里飘着或浓或淡的香味。

两位少年沿滨江大道兴冲冲地走着，一边观赏着都市的风景。黄浦江里穿梭来往、挂着各国旗号的轮船，外滩一带一幢比一幢高的洋楼，显然使这一对从无锡乡下来的少年惊羨不已。荣宗敬已在上海做过两年学徒，知道了不少上海的掌故和习俗，所以他像个向导似的指指点点，眉飞色舞。初到上海的荣德生只是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嘴里却寡言少语。——看得出来，这个少年属于外讷而慧中的类型。

前面到了外滩花园了。时值秋令，从花园里飘逸出来的桂花的浓郁香气扑鼻而来。荣宗敬像做深呼吸一样，惬意地嗅了一嗅，笑道：“八月里来桂花香。”

弟弟说：“进里厢看看。”

宗敬摇了摇头：“这个花园是专门供洋人游玩的，过去门口竖着一块牌子，规定‘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前些年在国人抗议下，工部局^①虽然同意对华人开放，但又规定华人穿西装者和服饰整洁者方可入内。你我兄弟布衣布鞋，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阿土生^②，花园里厢勿让进去。”

荣德生颇有些气愤，说：“洋人欺我太甚了！”

“还不仅此一端呢，依再看看那座桥——”

往北走就是外摆渡桥。过往的车辆与行人十分拥挤，嘈杂声不绝于耳。桥下一湾黄水，密密地停泊着满载的船只。盘着辫子的苦力们从小船上装卸货物，嘴里“哼唷、哼唷”地喊着，很是吃力不堪重负的样子，看了叫人难受。

哥哥又介绍道：“苏州河上原来没有桥。有一个叫威尔斯的外国人在摆渡口修了一座木桥，叫‘威尔斯桥’。以后木桥拆去，洋人又在东边架起了一座外摆渡桥。从威尔斯起始，我车马行人过桥都要向洋人交纳银钱，就连朝廷大员洋人也要照例索取。这实在太有损体面了，上海道台^③乃奏明圣上，拨款将此桥买回，改名‘外白渡桥’，意思是从此白渡不要钱了……”

“哈哈！”弟弟这次听得很开心。

外滩和大马路一带车水马龙，店铺林立。因系华洋杂居，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比比皆是，就连普通的引车卖浆者之流也能说上几句“洋泾浜”。三三两两穿着绿、

① 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代表列强在华利益，并在租界内直接行使管辖权。

② 上海方言，意谓初来上海而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乡巴佬。

③ 道台系清代管理地方事务的官吏。雍正八年（1730）“苏松太道署”从苏州迁至上海。

搔首弄姿的“咸水妹”，半掩在门后或窗幔里，甚至于径直站在马路边上，不时地向过往的行人“飞眼”，涂得猩红的嘴里还格格地艳笑着。她们是专门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

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俩对此类“景致”不感兴趣，他们肩并着肩，从北向南走去。秋日的阳光暖洋洋的。在一座古典主义风格的西式建筑前，双双停下了脚步。这是一幢三层的洋楼，前面有一大片花圃，用铁栅栏围着。正门两侧还蹲着两个硕大的铜狮子，作为大英帝国的象征。宗敬指着刻有“汇丰银行”字样的一块铜牌子，对弟弟说道：

“这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属于英商所有。”

汇丰银行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筹建于1865年，由英国怡和、仁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波斯等国商人发起。最初坐落在外滩的转角处，1873年迁入现址（今中山东一路）。由于它的后台是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洋行大老板，资本雄厚，信用又好，所以来这里存取贷借钱款的客户非常踊跃。银行职员也个个派头十足，干事则兢兢业业如同开足了马力的机器。要说汇丰银行是洋人插进上海的一根巨大的吸血管，一点也不为过，多少万多少万白花花的银子被它“吸”去了！

荣德生对那两个铜狮子很感兴趣。他仔细地端详着，觉得它们和平常见到的我们中国的石狮子颇有些不同。从艺术造型上来看，英国的铜狮子更有具象的写实风格，趴在那儿就像真的一般。我们的石狮子总是胖胖大大的，昂着脑袋，伟岸傲慢，颇有些“夫吾中华乃世界之中央帝国”的派头。只是如今的中国成了一头睡狮，谁都可以揍它一顿，谁都可以从它身上割块肉来啃。发动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是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所以它最早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你看那两个铜狮子蹲在汇丰银行大楼前就像蹲在自己的家门口一样稳稳当当，安然泰然陶然悠然！

十四岁的少年毕竟有些好奇心。荣德生伸出手去想要摸一摸铜狮子，立在门前的两名“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立即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大声呵斥道：

“小赤佬，走开！”

荣德生怯怯地缩回了手，心里却老大不愉快。他低声对哥哥说：“啥个好东西，连摸都不让摸一下！”

荣宗敬瞪了“红头阿三”一眼：“狗仗人势！”

德生问：“他们头上为何缠裹着一大块布呢？”

宗敬恶意地一笑，说：“那是裹脚布，又臭又长！”

兄弟俩方自说笑间，忽然从不远处传来“嘟——嘟——”的喇叭响，一辆最新式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停在了汇丰银行大楼正门前。

两名“红头阿三”顿时换了一副面孔，木然肃立，却又掩不住诚惶诚恐。过往

行人也一齐围了上去，个子小的往前挤，个子矮的踮脚尖，犹如浦江潮水涌上岸，霎那间黑压压“湿”了一大片。

在众目睽睽之中，从里面走出来一位金发碧眼、气宇轩昂的银行大班。一副“大老老”^①的样子，对围观的中国人竟不屑一顾，大有上帝骄子目空一切的架势，在几名随员的护拥下，他昂首阔步，径直走进了银行的大门。

人群中随之发出了一阵赞叹：

——“好大的气派啊！”

——“洋人就是比我侬高一截！”

从无锡乡下来的两位少年也看得出神了。不消说，这一场景给了荣宗敬以强烈的刺激，羡慕、嫉妒、不服气……种种情绪一齐涌到了心头，他觉得自己的血管仿佛要爆裂了，又好像有一股闷气直冲他的喉咙。好不容易定了定神，他这才扭过脸来问弟弟有何感想？

一向不大开口的荣德生望着那位银行大班的背影，忽然打破了缄默，浓浓的眉毛一挺，高声说道：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

荣宗敬初一听未免有些惊愕，继而又赞许地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轻轻捶了一下德生，说：

“二木头，真有你的，绝绝好！”

他知道了弟弟的雄心和抱负绝不在自己之下。而他自己，早就立下了大志，将来要做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和大实业家。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暗暗发誓道：

“大丈夫不当如是乎？大丈夫定当如是耶！”

当年刘邦在咸阳见秦始皇帝招摇过市时，曾立下宏愿：“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②以后果然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汉朝开国之君。这一对穿着布衣布鞋的乡下少年，若干年后同样实现了他们的抱负，共同创建了现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集团——荣氏家族企业群体。

^① 无锡方言，用以形容架子大，摆阔。

^②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第一章

发轫之始



一个十字架：南北向的古之大运河和东西向的今之沪宁线。悠久的历史 and 现代的物质文明在这里交汇，江南名城无锡恰好就在十字架的连接点上。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从它头上流过；碧波万顷的太湖水在它的脚下伸展开来；其五脏六腑惠山、锡山、蠡园、梅园、鼋头渚……构成了一幅幅山水绝佳的天然图画。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无锡素有“小上海”之称。

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就出生在这个充满温情与水的锦绣之地。然而，他们并不是在五彩祥云中幸福飞翔的一对安琪儿，兄弟俩注定一生肩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和苦难的祖国共命运。

传说他们的始祖出身于官宦人家，明朝洪武末年时由湖北迁至江苏，在无锡西乡惠山南麓的长清里定居下来，三个儿子的居住地依次称为“上荣”、“中荣”、“下荣”，后统称为“荣巷”。几百年来，同族聚居的荣巷绵延无尽，荣枯不一。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属“下荣”之后，为荣清的第二十九代孙。其祖父荣锡畴，一开始在梁溪河上以摆渡为生，这条河是沟通太湖与大运河的重要水系，流经无锡境内，故历史上无锡又称“梁溪”。以后荣锡畴在上海和无锡两地从事商贩盈利，积攒了一份相当于小康人家的家产。

太平天国后期，江南一带的大好河山成了太平军与清兵鏖战的战场，众多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荣家的家境也因这一场刀兵之灾而每况愈下，荣锡畴不得不命儿子熙泰入铁肆习业。荣熙泰勤勉好学，短短几年工夫即司会计。然而荣锡畴逝世后，荣家的经济状况更为拮据了，荣熙泰后来竟连母亲去世都无钱下葬。无可奈何，他只得变卖家产，待母亲安葬完毕，家中除了两间窄窄的老屋而外就一无所有了，荣氏从小康人家终至陷入困顿。

为了改变家中的窘况，荣熙泰决计远游，另谋生路。他先到浙江乌镇一家冶坊

做账房，光绪九年（1883），又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了广东。幸运的是，他在广东遇到了族叔荣俊业，相见之后才知道这位族叔竟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营务处中一名小小的幕僚，职衔是掌印官。对于走投无路的荣熙泰来说，远方遇故人，无异于遇着了救星。他向族叔讲述了这几年无锡家道中落的情景，含泪恳求道：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粤语又一句听不懂。万望族叔看在同祖同宗的情分上，帮我谋一差事，混口饭吃……”

荣俊业是位仁厚长者，想了一想说：“你我都是荣氏后裔，自当鼎力相助。这样吧，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叫朱仲甫，或许能对你有所提携。”

“朱仲甫？”荣熙泰闻听骤喜，“认得的认得的，听说他早就捐了一个官做了……”

“如此就更好。”

朱仲甫是江苏太仓人，出身富家，和无锡荣氏多少沾点亲。他花钱捐官，二十四岁时就以知府到广东候补，然而到了四十岁了还未正式谋得官职。后经荣俊业帮助，担任了磨刀口的税吏，在广东扎下了根，并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过了几天，荣熙泰由族叔介绍拜会了朱仲甫，朱仲甫一口应允，让荣熙泰在他的手下任厘卡师爷。这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但却是一个肥缺，正所谓“算盘拨拉拉，白银雪花花”，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每天都要从司账手中经过，日久天长荣熙泰也就有了一些积蓄。

荣熙泰娶妻石氏，是无锡山北石巷农家之女。山北的农民多以养蚕为业，贤惠勤劳的石氏嫁到荣家以后，仍利用自己的土地植桑养蚕，纺织缝制，全家的衣被都是靠她那一双手辛辛苦苦织出来的。丈夫长年在外奔波，她主动挑起了养育儿女、侍奉尊长的重任，恭俭仁慈，勤苦毕生。

石氏生有二子：长子宗锦，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次子宗铨，生于光绪元年（1875）。兄弟俩相差仅两岁。后分别改名为荣宗敬和荣德生。

他们小时候都没有进过正规学堂，仅仅读过私塾。由于家境清贫，六七岁时就跟着外祖母学扎黄纸钱，借以换回几个铜板来贴补家用。十二三岁起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蚕桑种菜无不为之，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农家子弟，他们的童年是和嫩绿的桑叶、雪亮的蚕茧、母亲的手摇纺车联系在一起的，那几乎成了他们儿时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一年，又到了茧子上市的时候了。荣家母子三人精心喂养，茧子结得特别好，个个雪白发光，用手捏一捏硬鼓鼓的很有厚实感。可是石氏的心里却惴惴不安，因为乡下人的茧子愈是多愈是好，城里的那些黑心商人就愈是要杀价。所谓“丰收成灾”、“谷贱伤农”，蚕桑业亦是如此。石氏带着两个孩子采桑养蚕，劳累了好几个月，结果茧子不得不忍痛贱卖。石氏伤心地说：

“最毒莫过商人心，专会坑害我俚乡下人……”

宗敬和德生见姆妈^①伤心，也跟着愤愤不平起来。宗敬说他长大了一定要给这些商人一点厉害瞧瞧；德生没有说话，他心里在想：有朝一日自家把这些茧子抽成丝、织成绸该有多好！

荣宗敬聪明伶俐，少负大志。“从武进前辈殷省甫先生读，下笔洒洒有奇气，先生目为奇人。”^②然而，贫困在荣宗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安于现状的种子，像压在大石下面的小草一样，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茁壮地长成结满黄金果的参天大树。有一天晚上，灯火荧荧，宗敬、德生兄弟俩在油灯下死记硬背圣贤的古训；隔着一层薄壁，母亲在用手工织布，笨重的机杼发出单调而又沉闷的声响。荣宗敬实在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心里啾啾得慌，于是把书本一合，对弟弟说道：

“我不愿意像爹爹姆妈这样，牛牵马绊苦熬日子。我长大了要发财，发家！”

“那亨？……”^③

德生睁大眼睛望着哥哥，木局局^④没有再吭声，但脸上分明流露出一种赞同与钦佩的表情。原来他长到四岁时还不会说话，五岁时刚刚学语，但也很少开口。家里人和邻居都说这孩子像木头；又因为排行第二，所以有时就索性叫他“二木头”。相比之下，宗敬自幼就透着精明能干，眉清目秀，虎虎有神。德生则一脸憨厚，常常挂着祥和的微笑。

荣宗敬虽然梦想发财，但由于家境贫寒，长到十四岁时便不得不背着小铺盖卷外出谋生了。无锡离上海很近，上海又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大都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江北江南许多穷苦人成群结队涌到上海去挣钱糊口。荣熙泰的一位朋友，把荣宗敬带到了上海，并介绍到南市铁锚厂当小学徒。学徒的生活又苦又累，晏睡早起，干粗重杂活，简直就是东家的奴仆。宗敬尚未成年，力不能支，不久就患上了伤寒症，连日高烧不退，头颅疼得如同要裂开来了一样。石氏得讯后赶到上海，雇了一只小船把宗敬接回无锡家中。一路之上，慈爱的母亲关切地询问：

“侬子^⑤啊，你觉得咋样？”

“勿受用。痛啊！痛啊！……”

这场大病严重损害了荣宗敬的健康。十四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由于疾病，他的个头没能长开，身子比较矮小，脑袋却大大的。所以后来有人说他都长脑子长精明去了，要不然怎么能在上海滩上纵横驰骋，成为一名驰名中外的大实业家呢！

① 无锡人称母亲为“姆妈”或“娘娘”。

② 荣德生：《先兄宗敬纪事述略》。

③ 无锡方言，怎么？怎么样？

④ 无锡方言，呆头呆脑，木呆呆的样子。

⑤ 无锡人称儿子为“侬子”。

石氏细心照料着儿子，可是宗敬在家中怎能静养得下来？一则家中清贫，他无颜在家中吃闲饭；二则他已经去过一次上海了，那里的一切——十里洋场、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敛财聚宝——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与诱惑力。他觉得（他断定）自己未来的梦想，起点应在上海而不是在无锡，更不是在小小的西乡荣巷。

“我还要去上海。而且，学习钱业——”

他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向母亲和弟弟这样说。父亲一直是希望他跻身于商界的，所以第二年春天，荣宗敬又只身跑到上海去了，在一家卫姓开设的钱庄——永安街源豫庄习学钱业。

宗敬天性聪慧，对钱业（金融）有浓厚的兴趣。当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沉浸在数字的迷宫中时，他是那样兴奋，那样激动，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大写的壹贰叁肆、圆角分厘虽然枯燥乏味却熠熠生辉，代表着金钱与财富。他的梦正在这里呢！

今生今世他一定要圆这个梦。

春去秋来。转眼又过去了一年。

有一天，荣宗敬在钱庄的柜台上算账，忽然收到了无锡寄来的一封家信。拆开来看，原来是弟弟德生写来的，德生希望哥哥能在上海也为他觅得一个职业。这可把荣宗敬难为住了，他想自己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个还未出师的小小学徒，能到哪里为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弟弟谋得一个差事呢？上海虽大，门路虽多，但却没有一个是为他们兄弟俩敞开着呀！作为穷人家的子弟，要想挤进上海来立足并发财，那真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但宗敬与德生兄弟俩自幼感情极好，宗敬把弟弟托办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他到处找门路，托熟人，整整跑了一年光景。恰好此时永安街上又新开了一家通顺钱庄，荣宗敬托人推荐弟弟德生获得同意，这样荣德生在十四岁那年便也到了上海，时间是1889年的秋天。

“阿哥！”

“弟子！”^①

兄弟俩一见面都高兴得蹦了起来。宗敬把弟弟领到源豫庄的小阁楼上，哥俩同睡一张床，一直谈到深夜。这种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是他们今后共同创业的精神力量。

荣德生第一次到上海，宗敬每天歇业后都带他去外滩，逛大英大马路。黄浦江里停泊着许多外国的大轮船，外滩一带高楼耸立，这一切壮观宏伟的都市景象给了荣德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汇丰银行”前目睹了外国大班的气派，并立下了“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誓言后，兄弟俩互相鼓励着，在钱庄的学业就更加刻苦了，因而都大有长进。

^① 无锡人称哥哥为“阿哥”，称弟弟为“弟子”。